

瓊斯之死

——英國記者瓊斯命喪察哈爾的前前後後

李鑫 * 孫宇欣 **

摘要 《瓊斯先生》是一部反映烏克蘭大饑荒的電影，但主人公加雷斯·瓊斯並非杜撰，而是確有其人。他曾經是英國記者、前首相勞合·喬治的外交顧問，1930至1933年三次進入蘇聯實地採訪，被認為是具體披露烏克蘭大饑荒的第一位新聞人。1935年，瓊斯取道美國趕赴日本、中國等地採訪，卻在察哈爾遭到土匪綁架，命喪寶昌縣。整個綁架案撲朔迷離，而同行的旅伴卻諜影重重。瓊斯英年早逝，但卻用生命詮釋了新聞的真諦。

關鍵詞 瓊斯；烏克蘭；新聞；大饑荒；察哈爾

電影《瓊斯先生》，又譯為《雪地裡的真相》《加雷斯·瓊斯》，於2019年2月10日在柏林國際電影節首映，成為揭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烏克蘭大饑荒的重要電影。這部傳記片，雖有藝術加工，卻讓人們了解了一位年輕而優秀的威爾士記者。不過，在新聞史上，瓊斯並非虛構，他赴烏克蘭的採訪經歷要比影片更加精彩，而在察哈爾遭遇土匪綁架、遇害的故事，卻諜影重重，至今成謎。

電影《瓊斯先生》

1933年，時值世界經濟大蕭條時代，但蘇聯的經濟增長卻一枝獨秀，各項經濟指標不降反升，而蘇聯政府也在“瘋狂消費”。由此，一位威爾士的年輕記者兼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的外交顧問——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影片最初的橋段表明，瓊斯曾採訪過納粹領導人希特勒、戈培爾，並與他們一同乘坐飛機。當瓊斯向一群英國的老牌政客講解自己的形勢判斷後，卻引得眾人哈哈大笑），對共產主義充滿好奇，並試圖採訪斯大林。此時，

瓊斯稱斯大林為“創造奇跡的人”。隨後，他向蘇聯的駐英機構提出申請，並與自己駐莫斯科的記者朋友保羅·克萊布通電，表示自己即將開啟蘇聯之行，但正當保羅打算告知瓊斯自己的一些新發現時，二人的通話卻遭到人為中斷。

來到莫斯科之後，瓊斯找到《紐約時報》莫斯科分部的主編杜蘭蒂，懇請他安排自己與斯大林的採訪，並表示懷疑蘇聯官方公佈的經濟數據，卻意外得知好友保羅已經死亡——按照杜蘭蒂的說法，保羅三天前死於一次搶劫案，純屬意外。

晚上，杜蘭蒂家裡的花天酒地與靡爛派對令瓊斯大驚失色。瓊斯隨即慌忙離開，而女記者艾達·布魯克斯的出現又讓瓊斯的蘇聯之旅峰迴路轉。次日早上，他向布魯克斯表示蘇聯公佈的經濟數據充滿矛盾，各項數據並不吻合，而朋友保羅之死又撲朔迷離，艾達則神秘地暗示答案：烏克蘭——保羅在死亡的當天正是要趕往烏克蘭。但此時，外國新聞記者根本無法進入烏克蘭。為了調查真相和朋友之死，瓊斯隨即篡改了勞合·喬治的信函（即把信中的“前外交顧問”一詞改為了“出色的外交顧問”），並以外交人員的身份與蘇聯官方接洽。他詐稱

* 李鑫，山西人民出版社第二圖書策劃室副主任、副編審。

** 孫宇欣，山西人民出版社第二圖書策劃室編輯。

納粹虎視眈眈，可能發動對蘇進攻，卻不相信蘇聯方面能抵擋得住納粹的進攻，守住東方防線，而蘇方的外交人員則對本國的軍備（坦克）生產充滿信心：“如若不信，可親自看看”——此正中瓊斯的下懷，因為蘇聯坦克的主要生產基地恰恰在烏克蘭，可借此之機，進入烏克蘭。

在蘇聯官員的陪同下，瓊斯登上了去往烏克蘭的高級列車，但為了擺脫監視與控制，瓊斯趁同行的蘇方官員酒醉，中途下車，換乘了普通列車。與先前的華麗場景相比，此時的瓊斯才真正接觸到蘇聯的底層社會、被大饑荒困擾和大雪覆蓋的烏克蘭：在火車上幾瓣橘子就可遭到饑民瘋搶；而自己的一塊麵包卻可換來一件大衣；沒有糧食吃，人們只能吞食樹皮充饑，木屋內一對老人還是餓死在床上；幾個兒童唱着讚揚斯大林的兒歌，卻偷走了瓊斯的食物；馬車上滿載瘦骨嶙峋的屍體，收屍人不但把母親的屍體收走，還順便把哭泣的孩子拋在堆滿屍體的車上，算是為活人收屍；三個被飢餓逼瘋了的孩子吃掉了自己死去的哥哥……

瓊斯用筆記錄了烏克蘭發生的災難，卻遭到蘇聯當局的逮捕並被驅逐出境。離開之前，瓊斯遭到蘇聯官方的要挾與警告：烏克蘭沒有大饑荒，如果不這樣說，那麼留在蘇聯的六名英國工程師將被處死。回到英國，瓊斯向世人揭露了烏克蘭的大饑荒，“蘇聯並不像承諾的那樣，是工人的天堂，也不是新聞裡說的偉大實驗”。但瓊斯的所言並不為社會所認可，類似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人士，還在關注蘇聯的免費學校、免費醫院，而前首相勞合·喬治則更加直白，“在我們經濟滿目瘡痍的時候，怎麼能夠斷絕與蘇聯的一切來往？”在威爾士家鄉，一些追逐打鬧的少年甚至嘲笑瓊斯是瘋子。杜蘭蒂影響下的《紐約時報》更是極力否認大饑荒的存在，“五年計劃雖然艱難，但大饑荒純屬無稽之談”。

在影片的最後，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在外交上承認了蘇聯政權；《紐約時報》的杜蘭蒂因有功於拉近美蘇之間的貿易關係，

被蘇聯譽為“我們的莫斯科人”；女記者艾達·布魯克斯為瓊斯寄來一個橘子——瓊斯去烏克蘭時帶的水果；作家喬治·奧威爾依據瓊斯的故事寫出了小說《動物莊園》；心情低落的瓊斯消失在威爾士海邊的霧色之中。

真實的瓊斯先生

上述的電影故事，跌宕起伏，瓊斯躲避追捕、調查饑荒的畫面也充滿了緊張感，但主人公瓊斯先生並非憑空捏造的文學形象，烏克蘭大饑荒也並非子虛烏有。

加雷斯·理查德·沃恩·瓊斯（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也有蓋瑞斯·瓊斯的譯法），生於1905年，威爾士人。父親為地方文法學校（Barry County Grammar School）校長，母親曾經當過亞瑟·休斯（Arthur Hughes）家族三年的家庭教師。亞瑟·休斯是威爾士鋼鐵商約翰·休斯（John Hughes）的兒子，¹而約翰·休斯恰恰是烏克蘭工業史無法迴避的關鍵性人物。瓊斯母親於烏克蘭的經歷影響了兒子日後的行為，他在青年時代就希望訪問烏克蘭。所以，他在高校的求知幾乎都與語言有關，並且成績優異。²1927年，瓊斯曾試圖遊歷蘇聯，但因蘇英外交糾紛受阻；³1929年，在德語、俄語的口語考試中，獲得一級榮譽；次年，擔任英國前首相、自由黨黨魁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外交事務顧問。

但與電影所敘不同的是，瓊斯不只去過蘇聯一次，而是去過三次！而三次的蘇聯之行，都目睹了蘇聯的糧食問題和農民生計的窘迫！

1929年，蘇英關係緩和。1930年夏，瓊斯得以訪問蘇聯，去了母親曾經待過的休斯索夫卡鎮，又造訪了高加索北部的基茲洛沃茨克（Kislovodsk）和國營農場（State Farm, Gigant No. 2，中文直譯是巨人二號農場）。8月底，瓊斯離開蘇聯，回到柏林，他曾寫信給父母，提出了當地糧食供給的不足，而這也是

歷史事件

他匆匆離開斯大林諾（今頓內次克）的原因——“我之所以這麼快就離開了休謝索夫斯卡（斯大林諾），一個原因是我能吃到的只有一卷麵包”⁴。1931年4月7日至11日，瓊斯將自己對蘇聯的觀察、思考寫成了五篇文章登在了《西方郵報》上：《共產黨人的五年計劃：它的起源和目的在於“不再與資本主義妥協”》⁵《俄羅斯的未來：共產黨人的偉大計劃——煤炭、鋼鐵、龐大的農業計劃》⁶《共產黨人的五年計劃：斯大林統治背後的勢力》⁷《俄羅斯工人的幻想破滅了：反對五年計劃的力量》⁸《共產黨人的五年計劃：成功與失敗的混合體》⁹。與曾經到訪蘇聯的部分西方學者（如蕭伯納¹⁰）不同，瓊斯對於蘇聯的境況，不僅僅是同情，更多的是冷靜分析，還有就是他深入底層民眾的調查走訪。面對食品不足、飢餓、行政命令、強硬指標，他指出蘇聯的成績恰恰是以“犧牲幸福為代價”（At the expense of quality and human happiness）。

1931年春，瓊斯於紐約加入了艾維·李的公共關係事務所¹¹。當年夏天，瓊斯就受邀陪同傑克·海因茨二世（Jack Heinz II）¹²去蘇聯進行了為期六週的長時間訪問。這次走訪，二人不僅接觸了蘇聯的上層名流，如電影中提到的杜蘭蒂（Duranty）、共產國際的著名領導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ya），還目睹了烏克蘭農民的悲慘遭遇。瓊斯則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自己第二次的蘇聯之旅，而此日記也成為《俄羅斯的經驗——1931年的日記》（*Experiences in Russia—1931: A Diary*）一書的基礎。¹³但回到紐約之後，瓊斯面對的是經濟蕭條的美國環境，而艾維·李的事務所也不得不進行裁員。

1932年春，瓊斯回到了英國，回到了勞合·喬治的身邊。此時的勞合·喬治正在撰寫個人回憶錄（*War Memoirs*），而瓊斯的任務在於為此書研究歐戰大量的秘密文件。當年秋，已經有記者同仁向瓊斯表示：蘇聯方面正在經歷1921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¹⁴為此，瓊斯撰寫

了兩篇文章《有湯嗎？——俄羅斯害怕即將到來的冬天》¹⁵《有湯嗎？——俄羅斯在五年計劃下處於飢餓狀態》¹⁶。一個月之後，瓊斯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列寧的遺孀和一個威爾士人談話》¹⁷，以此紀念十月革命15週年。

當年年底，因納粹黨選舉大勝，1933年1月底，德國的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瓊斯隨即趕往柏林專訪希特勒。2月底，瓊斯與希特勒一同搭乘專機飛往法蘭克福，而這也就是電影最初的講述橋段：“如果這架飛機墜毀，那麼整個歐洲的歷史都會改寫”¹⁸——他以自己獨到的眼光預言納粹必將發動戰爭，只不過當時英國政界對此不感興趣。3月，瓊斯以記者身份進入蘇聯——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蘇聯。他只在莫斯科短暫逗留，就攜帶一大包食物登上去往烏克蘭的列車，而電影《瓊斯先生》恰恰是對他第三次蘇聯之行的藝術性反映。

瓊斯返回柏林後，在3月29日向新聞界爆出了烏克蘭的真相。3月31日，《倫敦標準晚報》發表了他的著名文章《饑荒統治了俄羅斯》。他寫道：“我在三月的大雪中走過許多村莊。我看到肚子腫脹的孩子們。我睡在農民的小屋裡，有時我們九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裡。我和我遇到的每一個農民交談，我得出的總的結論是，俄羅斯農業的現狀已經是災難性的。”不光是農民沒有糧食，城市工人的情況亦是如此。一個工人告訴瓊斯：“現在太可怕了……我一天掙兩磅麵包，還是爛掉的麵包。沒有肉，沒有蛋，沒有黃油。在戰爭之前，我可以買到很多肉，而且很便宜。但我現在已經一年沒吃肉了。”另外，失業的陰霾也籠罩着蘇聯，相當數量的工廠在裁員，這和蘇聯的對外宣傳完全不同。¹⁹

亞洲之行

瓊斯的新聞報道發表之後，蘇聯官方立即進行回擊。《紐約時報》的杜蘭蒂（杜氏是1932年的普利策獎得主²⁰）極力否認饑荒，並

迅速為蘇聯官方辯護，僅稱“全國糧食嚴重短缺”，卻不承認存在饑荒和饑荒引發的死亡，只承認存在“營養不良”。²¹ 因為杜蘭蒂的普利策獎光環，當時的西方世界對瓊斯的報道持懷疑的態度。與此同時，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指責瓊斯從事間諜活動，並去信勞合·喬治禁止瓊斯踏足蘇聯。李維諾夫在外交上講求實際，改變了十月革命後莫斯科的外交困境，1933年11月美蘇得以建交——烏克蘭的饑荒並沒有阻擋兩個大國的政治需要。十年之後，猶太人李維諾夫再次上演出色的外交技巧，讓美國的《租借法案》適用於蘇聯——此舉對蘇聯抗擊納粹至關重要，但此翁對瓊斯來說並非天使。

蘇聯外交上的壓力，新聞媒介的公開否認，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蘇聯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嚮往，令英國的公眾不僅對瓊斯的新聞報道表示懷疑，對其人品也充滿疑惑。無奈之下，1934年10月，瓊斯離開英國，取道美國，開始自己的“世界實況調查之旅”——以期考察遠東的政治局勢，特別是日本擴張領土的意圖，但這次調查也令瓊斯命喪中國，傳奇人生有了一個未解之謎。

1935年初，瓊斯經由舊金山、夏威夷去往日本。他憑藉日本駐英國大使的信函首先採訪外務省情報部長、發言人天羽英二（あもう えいじ，Eiji Amau）。在接下來的六周，瓊斯的採訪對象包括日本駐國聯代表松岡洋右（まつおか ようすけ，Yōsuke Matsuoka）、陸軍大臣林銑十郎（はやし せんじゅうろう，Senjūrō Hayashi）、海軍大臣大角岑生（おおすみ みねお，Mineo Ōsumi）、前陸軍大臣荒木貞夫（あらかき さだお，Sadao Araki）。作為出色的記者，瓊斯對東亞各方勢力的角力有着驚人的觀察，例如他曾向荒木提問“蘇日之間的衝突是否不可避免”，日方如何應對蘇聯逐步滲透的內蒙古；²² 與松岡洋右則探討日本是否會滑向法西斯主義，是否會存在法西斯式的政變。²³ 面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瓊斯卻把眼光放在了更為遙遠的蘇日衝突，這

不能不說是眼光犀利——二戰行將結束之際，給日本關東軍致命一擊的恰恰是蘇聯紅軍。而日本軍方對文官系統的破壞，卻實際上造成了法西斯主義的上台，只不過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不同於德、意的政黨領袖模式，松岡雖然極力否認，²⁴ 但瓊斯對此洞若觀火，未到一年，日本就發生了二二六兵變。離開日本後，瓊斯又走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於當年夏天（時間不詳，應是6月初）來到中國廣州，再由廣州經樂昌（Lokchong）、坪石（Pingshek）進入湖南，經停衡陽（Henchow）到達長沙——有意思的是當時他本想經停郴州（Chenchow），卻發現自己身處衡陽。6月12日，瓊斯在長沙的雅禮中學（Yale）給家人寫信，描述了路途的艱辛，即便是今天，從信的字裡行間，依然可以看到一個未識中文的異鄉人在兵荒馬亂的中國的艱苦之行。²⁵ 不過，瓊斯在長沙的時間並不長，因為八天之後，他就在漢口採訪了張學良。面對張學良，他提問尖銳：日本的侵略擴張，是否會改變南京的對日政策，即對日合作政策；對於尷尬的問題，張並未回答，沉默之後，大笑了之。²⁶ 實際上，在1935年6月中旬，國民政府還在“圍剿”紅軍，而中央紅軍主力正在翻越夾金山，日本卻在察哈爾挑起了“張北事件”，所以瓊斯於張學良的提問，可看作是對中日關係走向的試探，但張的回答並沒有多高的藝術性。

離開漢口，瓊斯去往北平和張家口，但是讓任何人意想不到的，一個多月後瓊斯竟然命喪察熱邊界，距離他踏上中國的土地尚未三個月。

遇害察哈爾

按照1935年8月的新聞披露，瓊斯去往張家口時，有了同行的旅伴，此人為德國記者穆勒。二人於察哈爾“旅行”，向張家口警方申請“遊歷內蒙執照”，當地先是不予批准，在二人“出具甘結，聲明倘有意外事情發生，和中國官憲無涉”²⁷後，才准許他們去往二連浩特和百靈廟。察省的官員建議他們去百靈廟

歷史事件

看廟會，但他們選擇了二連浩特。²⁸

不過，二人從二連浩特折返時，並未返回張家口，而是去往多倫——察哈爾、熱河交界，離開多倫的時候已經是7月底。很難說瓊斯和穆勒的下一個真正目的地是哪裡，不過從後來的新聞報道看，二人是要去往沽源。但蹊蹺的是，二人離開多倫之後，並沒有走大路，而是循着小路，取道寶昌縣的哈叭嘎（也作哈巴嘎）。28日下午，行至馬溝村遭遇土匪，遂被綁架。

察哈爾方面獲悉之後，曾試圖與綁匪接洽，解救二人，哪怕支付九萬的贖金也在所不惜。但土匪卻把二人綁在馬上，不停地轉移。在轉移途中，穆勒乘機奪馬逃脫，返回張家口，但瓊斯卻由綁匪帶至沽源縣²⁹。但此刻的沽源縣情況較為複雜，1933年日軍侵佔熱河，將其併入“滿洲國”，隨即向西部的察哈爾滲透，歸屬察哈爾的沽源縣此刻恰恰是一分為二的局面——東部是日本人的勢力範圍，西部才是察哈爾的中方轄區，而綁匪卻將瓊斯帶入了日方控制區。得知情況後，察哈爾當局曾請英國駐華武官向日本方面疏通，希望日方同意中國警察、軍隊入境搜捕綁匪——此舉看似合理，但多顯尷尬，現在視之，無疑又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樁恥辱。

按照《民國匪禍錄》的描寫，為搭救人質，察哈爾曾派出特警隊的劉姓排長與土匪商談。各方一度對此信心滿滿，8月4日，路透社甚至發出“察省府所派得力幹員，在寶昌附近與匪方代表繼續談判”“被掠之英記者瓊斯，五日可脫身匪窟”“贖回瓊斯之款，今日已送至寶昌”。³⁰但土匪卻屢屢變卦，按說兩個“洋票”跑了一個，贖金應該打個對折，但“匪方卻居為奇貨”³¹，開出的條件是：贖金4.8萬元、來福槍10支、手槍10支、子彈萬發。當劉排長表示條件苛刻之後，土匪卻突然翻臉，將其打死。談判破裂，察哈爾的保安隊以馬隊追蹤土匪，而土匪卻帶着瓊斯逃遁。8月13日，土

匪連開三槍，將體弱不堪、兩次暈倒的瓊斯處死，並用馬將屍體馱至寶昌東南的曹家坊子，拋在公路旁。16日，一輛汽車發現了已經開始腐爛的瓊斯屍體。³²

不過，故事並未到此結束。查閱新聞界事後的報道，德國記者穆勒並非奪馬逃跑——在7月30日，他是被土匪無條件釋放的！而與綁匪洽談的，也並不是劉姓排長，而是名叫張雲吉的保安隊排長，他與土匪接洽了兩次，最後竟被土匪打死。³³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曾出版《民國匪禍錄》，對一度橫行各省的大土匪頭目、所做大案都有記錄，但卻唯獨沒有瓊斯案作案土匪的名姓。更蹊蹺的是，土匪綁架人質，綁架“洋票”，首要目的是金錢，但這股察東的土匪卻釋放了德人穆勒，在贖金交付之際，又把英國人瓊斯撕票。另外，土匪作案，沒有不通風的牆，即便當下不知道是哪股土匪所為，事後江湖綠林總會傳出哪位“總瓢把子”做了甚麼買賣，但唯獨這股土匪不為人知。

土匪沒了蹤影，洽談代表被殺，如此一來，見過土匪、熟悉瓊斯察哈爾所行全部過程的也就只有德國記者穆勒了。

穆勒先生，您是誰？

穆勒，全名赫伯特·穆勒，英文一般寫為Herbert Muller（或Mueller），因是音譯，在當時的中國報紙上也有慕勒的寫法（如《大公報》天津版），但他還有一個中文名字米和伯。在《西北時事短評》報道該事時，恰恰用的是米和伯³⁴。

相比於不懂中文的瓊斯，米和伯恰恰是中國通。1913年11月20日，他竟然出現在魯迅的日記當中：“歷史博物館送藏品十三種至部，藉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覽會者也。以其珍重，當守護，回寓取氈二，宿於部中”。次日，“米和伯來部取藏品去”，魯迅才如釋重負。對於此人，《魯迅全集》所註云：利俾

瑟雕刻展覽會應作“萬國書業雕刻及他種專藝賽會”。“該會定於1914年5月至8月在德國萊比錫舉行。因我國雕刻、印刷歷史悠久，故德方委留華德僑米和伯博士在北京設立籌備處，以徵集展品。”³⁵此條日記，至少證明米和伯在民國初年就已經來華。

不過，穆勒，或者說米和伯，在中國更多的是以德國新聞記者的身份出現，且會使用流利的英語。例如，《大公報》上曾有他調查過山東水災，而且會用英語演講勘察情形。³⁶

當然，博覽會籌備處負責人和記者，也僅僅是兩種身份，人們甚至認為穆勒本行是記者，籌備處負責人也只是臨時身份。直到2002年，距離瓊斯死後67年，學界才從英國情報機構的解密文件中得知了穆勒的另外一個身份。穆勒，化名吉斯勒（Gissler），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aródnny Komissariát Vnútrennikh Del，縮寫為NKVD）情報人員。³⁷英國安全部門為穆勒曾開具專門的情報檔案，時間跨度是1917至1951年，長達34年，有意思的是穆勒的檔案是與另外一名德國記者薩爾茨曼（Saltzman）的聯合檔案，但兩位“記者”的檔案並沒有被英國軍情六處完全公開，僅僅部分開放。³⁸實際上，在1927至1928年，穆勒就已經受到英國駐華武官的特別關注，1934年英國方面還查出穆勒曾經在漢口使用過一個“戈登”的化名。穆勒究竟是甚麼時間被蘇聯情報機關招募的，因資料所限，不得而知。不過此時英國情報機構還注意到了一家德國公司——福華洋行。

福華洋行（簡稱WOSTWAG，全稱為West-Osteuropaische Warenaustausch A-G, Berlin, Filiale Shanghai，中文直譯名柏林東西歐貨物交易所）³⁹，該公司成立於1922年的柏林，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家成立於柏林的德國公司，但內裡卻是蘇聯企業。⁴⁰二十年代末，據蘇聯叛逃情報員克里維茨基（Walter Krivitsky）透露，福華洋行實際上

是由紅軍總參謀部第四部（情報部）創建，目的是為第四部特工提供掩護。福華洋行雖為情報人員創建，但也確實在做生意，在遠東方面，福華洋行幾乎壟斷了庫倫當地的貿易，⁴¹尤其是毛皮生意，其貿易分公司也設在武漢、天津、張家口等地。據後來的英國資料顯示，瓊斯去往察哈爾，恰恰是受到德國人穆勒的邀請，而張家口的福華洋行又為二人提供了汽車，但瓊斯不知道的是，德國人、德國洋行恰恰是表面文章，內裡卻是蘇聯。對於瓊斯案，更多的細節限於資料，不為人知，但事後，英國情報部門撰寫了五百頁的調查報告，並把疑點指向穆勒，然而有意思的是，對於穆勒，英國人並沒有採取行動。戰後，穆勒回到德國，一直活到1966年才離開人世。⁴²

結語：值得懷念的新聞人

瓊斯案發生之後，中國當時的新聞社論曾說，這股土匪“也帶有國際政治意味”。結合當時日軍侵佔東四省、進犯察東、挑起張北事件，不知名的土匪綁架英人瓊斯而放走德人穆勒，且作案於日軍勢力控制區，不由得讓人認為是日本人策劃了這一切，臆斷於瓊斯發現了日本和偽滿的秘密遂被滅口，但在現有的資料來看，這樣的猜測顯然是錯的——德日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在1936年底才在柏林簽訂。

老僱主勞合·喬治在得知穆勒被土匪釋放的新聞後，就猜測到瓊斯會遭到不測。按照他的說法：瓊斯知道的太多了。可以說，彼時的西方政客知道瓊斯在蘇聯發現了甚麼，也知道他將在遠東發現甚麼。但作為政客，他們樂意利益交換，捂住蓋子或充耳不聞，但作為新聞人，瓊斯用犀利的眼關注了東西方世界，用自己的良知告訴了世界，烏克蘭發生了甚麼，遠東即將發生甚麼。

致謝：誠摯感謝亞利桑那大學的張娜小姐為拙文的寫作提供了英文資料；感謝山西大學的周山仁老師為拙文的寫作提供了報刊資料！

歷史事件

註釋：

1.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約翰·休斯在烏克蘭東部卡爾米斯河的上游創建了幾座煤礦和一座煉鋼廠，還建立了工人居住地，隨即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此地為“休斯索夫卡鎮”（Hughesovska）。十月革命之前，該地已經初具城市規模。1924年，該地被改稱“斯大林諾”，直到1961年才改為現在的名字“頓內次克”（Donetsk，在前蘇聯時期，頓內次克是著名的頓巴斯煤城），瓊斯的母親曾在休斯索夫卡鎮度過了三年時光。
2. 1922—1926年，瓊斯在威爾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Aberystwyth University，威爾士歷史上第一所大學）攻讀法語和德語，並獲得一級榮譽學位；在此期間，曾遊學於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大學；還到過維爾紐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1926年，進入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學習。
3. 1926年6月，英國政府發表了一本藍皮書，集中了揭露蘇聯干涉英國內政的一系列文件。1927年5月，英國警察當局對蘇聯駐英貿易機構進行搜查，並佔領了蘇聯商業代表處的檔案室。此後不久，英國政府宣佈廢除《英蘇貿易協定》，同時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4. 原文為：One reason why I left Hughesovska so quickly was that all I could get to eat was a roll of bread—and that is all I had up to 7 o'clock.
5. "Communists' Five-Year Plan: How is it working in Russia: 'No more compromise with Capitalism'", *The Western Mail*, April 7th, 1931.
6. "Russia's Future. Stupendous Plan of Communist: Coal, iron and steel. A vast scheme for agriculture", *The Western Mail*, April 8th, 1931.
7. "Communists' Five-Year Plan: Forces Behind Stalin's Dictatorship", *The Western Mail*, April 9th, 1931.
8. "Russian workers Disillusioned: Forces Against the Five-Year Plan", *The Western Mail*, April 10th, 1931.
9. "Communists' Five-Year Plan: Mixture of Successes and Failures", *The Western Mail*, April 11th, 1931.
10. 蕭伯納曾對十月革命表示同情。1931年蕭氏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度過75歲生日。蕭氏回國後，發表演說及撰寫文章，讚揚蘇聯的卓越成就，並多次公開聲稱未來的世界屬於社會主義。蕭伯納與瓊斯對蘇聯的觀察和判斷大相逕庭。
11. 該機構由美國著名記者艾維·李創建，全稱是Ivy Lee & Association，而艾維·李也被稱為公關之父，他曾幫助洛克菲勒家族轉變公眾形象——即由貪婪的石油巨鱷轉變成富有慈善之舉的家族。
12. Heinz，在中文中也可譯成“亨氏”，Jack Heinz II即為傑克·亨氏二世。亨氏，全球著名的食品生產企業。
13. 該書於1932年出版。有意思的是，該書實際上是由傑克·海因茨二世匿名撰寫和私人印刷的，但瓊斯卻為此書撰寫了序言。瓊斯將自己的名字寫進了序言，卻沒有提到傑克·海因茨二世。
14. 1921年，蘇聯發生大規模乾旱，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北高加索糧食短缺，波及蘇聯三十多個省，受災人口達到三千餘萬人。大饑荒迫使當時的蘇俄改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為新經濟政策，用糧食稅取代餘糧徵集制，准許農民擁有餘糧自由貿易。
15. "Will There Be Soup? Russia Dreads the Coming Winter", *The Western Mail*, October 15th, 1932.
16. "Will There Be Soup? Russia Famished Under the Five-Year Plan", *The Western Mail*, October 17th, 1932.
17. "Lenin's Widow Talks to a Welshman", *The Western Mail*, November 7th, 1932.
18. 原文為：If this aeroplane should crash then the whole history of Europe would be changed.
19. "Famine Rules Russia", *The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March 31st, 1933. 引文原句是：I tramped through a number of villages in the snow of March. I saw children with swollen bellies. I slept in peasants' huts, sometimes nine of us in one room. I talked to every peasant I met, and the general conclusion I draw is that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n agriculture is already catastrophic but that in a year's time its condition will have worsened tenfold...! It is terrible now! he said. 'I get two pounds a bread a day and it is rotten bread. I get no meat, no eggs, no butter. Before the war I used, to get a lot of meat and it was cheap. But I haven't had meat for a year' ...And now a new dread visits the Russian worker. That is unemployment. In the last few months very many thousands have been dismissed from factories in many parts of the Soviet Union.
20. 1931年，杜蘭蒂發表了13篇讚美蘇聯五年計劃的系列文章，獲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新聞獎。
21. Walter Duranty, "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 *New York Times*, the March 31st, 1933. 引用原文為：There is serious food shortag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th occasional cases of well-managed state or collective farms. The big cities and the army are adequately supplied with food. There is no actual starvation or death from starvation, but there is widespread mortality from diseases due to malnutrition.
22. 原文為：Is a struggle inevitable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原文標題：Interview With General Araki Sadao (Manchester Guardian, Gareth Jones, Tokyo, March 11th, 1935).

23. Will Japan Adopt Fascism? 資料來源:https://www.garethjones.org/articles_far_east/will_japan_adopt_fascism.htm
24. 松岡回答的原文是：But since I came back from Geneva I have told the people that Mussolini can have no place in Japan. He has done a lot of good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power by violence and autocratic rule cannot be carried out in Japan. (自從我從日內瓦回來後，我告訴人們墨索里尼在日本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用暴力和獨裁統治建立政權在日本是不可能的。) 松岡是戰前日本著名的外交官，“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的鼓吹者，駐國聯的最後一位代表，曾從日內瓦取道羅馬拜會墨索里尼，對意大利的法西斯統治稱讚頗多。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松岡的回答無疑是自欺欺人。
25. 瓊斯在給家人的信中稱從廣州到長沙的旅行為冒險之旅 (An adventurous journey of over 400 miles from Canton on to the interior of China)。因信的內容與拙文沒有過多關係，在此不贅。但現在讀來，依然可以發現當時粵北的匪患、交通不暢、湘粵流通貨幣各異給人們生活帶來的不便。
26. 原文為：Jones: "Has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made any change in the policy of Central Government, ie of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Japanese?" Obviously a brick, rather embarrassed Marshall replies coldly in Chinese and Consul translates "I could reply, but that is a question on which I would rather not speak." Silence, then laughter. 原文標題：Interview with Marshall Chang Hsueh-liang (Hankow, June 20th, 1935)。
27. 《社論：英國記者瓊斯的被害》，《社會新聞》1935年第7期，第248-249頁。
28. 瓊斯與穆勒二人並沒有去往西部百靈廟，而是往北去往了二連，具體行程如何，限於資料，不能詳述。但是按照瓊斯死後的中國新聞報道，瓊斯與穆勒卻是去“滂江遊歷”，滂江為蘇尼特右旗東南重鎮。從後來的瓊斯日記可以知道，7月14日他採訪了德王（瓊斯在日記寫作 Prince Teh Wang，應該是德穆楚克棟魯普），而德王王府恰恰就在蘇尼特右旗。
29. 1934年，察哈爾地方迫於日本壓力，把沽源縣分為兩個特別區來管轄。東為熱河省特別區，西為察哈爾特別區，這也為以後的察東事變埋下了伏筆。
30. 《英記者瓊斯即可脫險》，《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935年8月第30號。
31. 《英記者瓊斯遇險之情形及營救之經過》，《外部週刊》1935年第76期，第26-27頁。
32. 蘇遼：《民國匪禍錄》，第十二章《北國在在有匪蹤》，1996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33. 《社論：英國記者瓊斯的被害》，《社會新聞》1935年第7期，第248-249頁。
34. 原文：“英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瓊斯及駐平德記者米和伯於上月末赴內蒙滂江遊歷”。《西北時事短評：英記者瓊斯遇匪害》，《西北問題》1935年第2卷第17/18期，第2頁。
35. 《魯迅日記》，《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8、90頁。
36. 《協和堂上，啞學生登台演劇，拳教師舞劍揚鞭》，《大公報》天津版，1935年10月31日。
37. Dr. Herbert Muller (alias Gissler) was a Soviet Agent? 原文鏈接：<https://www.garethjones.org/muller/muller.htm>
38. 即便是已經解密的英國檔案，對於薩爾茨曼究竟是納粹間諜還是蘇聯間諜，並沒有完整披露。事實上，這位德國籍的記者曾來華採訪，報道過北伐戰爭期間魏瑪政府與中國北方軍閥的軍火交易（參見高宗一：《比較魏瑪德國與納粹德國的對華政策》，2003年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未刊稿）。但薩爾茨曼來華的時間，彼時納粹黨並未上台。
39. 《近代中國華洋機構譯名手冊》，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第362頁。
40. Raymond W. Leonard, *Secret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 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 1918-1933*,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p. 58. 原文鏈接 <http://roll.sohu.com/20110324/n304832977.shtml>
41. Transcriptions of MI5 / MI6 Case File Intelligence Records on the Covert Soviet NKVD Organisation Known as Wostwag. 原文鏈接：https://www.garethjones.org/wostwag/Wostwag_NKVD_p1.htm
42. 穆勒在戰後曾遇牢獄之災，但這些事情因與拙文無關，在此不贅。但此人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除去記者和情報員，他甚至擁有漢學家和古董商的身份。他還繪製、印刷過內外蒙古地圖，日軍投降後，美軍進入北平對其新聞採訪不感興趣，卻向他索要地圖資料。H. Walravens, *Herbert Mueller (1885-1966), Sinologe, Kunsthändler, Jurist und Journalist*. Berlin, 1992, p. 206. 資料鏈接：https://www.garethjones.org/muller/muller_war_crimes_charge.pdf